

Lolita
《洛丽塔》
Vladimir Naboko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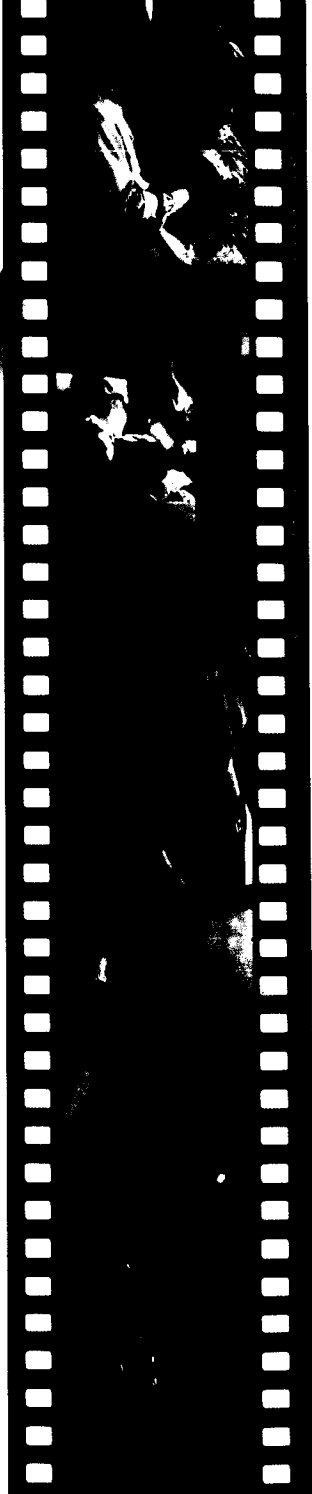
世界名著电影小说

孙宏华

张志红

编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责任编辑:徐维光

平面设计:周建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树梨花压海棠/孙宏华,张志红编著.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 10

ISBN 7—106—01529—6

I. —… II. ①孙… ②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4220 号

一树梨花压海棠

孙宏华 张志红 编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广东省番禺市官桥彩色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毫米 大 1/32 印张:8.5 插页 2

字数:164 千字 印数:1—8000 册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106—01529—6/I · 0237 定价:15.80 元

第一章

1

新英格兰富于田园魅力的乡村。

雾气在绿色的原野上轻缓地漫步，一切都显得那么宁静、安谧，仿佛这是一块世外的桃源。大群的紫菀花在晚夏灰蓝色的天空下沐浴着即将离去的温暖，公路在毯子般的田野里蜿蜒穿插，一直伸向远处那隐隐显露出一模糊轮廓的群山。

如果不仔细看，你会觉得山是融入那无际的天空，但是它确实在那里矗立着。当一块轻云展开了双臂拥抱另一块浮云时，你就会发现山与人的距离。

一辆四十年代风行的老爷车行驶在这条绿草中时隐时现的乡间小路上。车子似乎在不经意中摇向一边，然后又仿佛突然惊醒似的转向另一边，于是，被太阳晒了一天的路上的浮土便画出了S形的车辙印记。

汽车的轰鸣惊起了一群栖息在草丛中的鸟，它们惊恐地飞向天空，带起一片嘈杂的鸣叫。

飞动的鸟儿与田野那宁静的绿构成一幅绝美的画

面,大自然的杰作有时就是这样随意地产生了,它却从来没有想留住这美的瞬间。

一双沾满血污的手握着汽车的方向盘,右手的拇指和食指间捏着一根女人的发卡——这是一根极平常的发卡,你可以在任何一个杂货店或街头的小贩处买到。它是女人用得最多的装饰物件,但是却很少看到男人拿着它。

现在,它就捏在一个男人手里。

汽车斜斜地向路边驶去,眼看车子就要撞向路旁的野草丛了,那双染血的手突然将方向盘急速地扭向另一方,以近 40 迈速度行驶的车子便象一个醉汉般踉跄着转向道路的另一边。

由于车身大幅度地摇摆,车内的物件也随之动荡,一支染着血迹的左轮枪在没有人坐的副驾驶位上滚来滚去……

一辆满载着货物的大卡车迎面驶来,被这辆毫无交通意识的老爷车吓坏了,不知道该如何避让。当老爷车做 S 形大摆动时,卡车被挤得只好拼命向路边躲让,最后竟被迫在原地掉了一个头,才将与老爷车擦身而过。其代价是车上的货物被甩得掉了一地……

老爷车的车窗关得很严,听不到卡车司机的咒骂声。但是从驾驶员那茫然的目光上可以想见,就是打开车窗,那恶毒的咒骂声也不会对他有任何的影响。

脸上的血迹已经干了,形成一条条血斑,手上的血迹已经被蹭得模糊一片。看起来不是他自己的血,否则,他

的动作就不会如此灵便了，他一只手掌握着方向盘，另一只手无意识地摸着旁边的左轮枪，听任汽车沿着这条乡间公路向前行驶……

“她是阿洛，清晨只穿一只短袜婷婷玉立，四英尺十寸的阿洛。”

发卡——那只染满血污的手里握着的发卡。似乎发卡在向他说着什么，他的目光固执而专注。前面的道路、手里的方向盘在此时都视而不见了，眼睛里唯一的物件就是那根发卡……

“在便服下，她是慵懒的洛拉。在校园里，她是塔丽……”

当阳光照进车窗时，尽管那阳光在穿透浓重雾气时已经减弱了它的十分之九的强度，但是只要照到发卡上，便会映射出耀眼的光亮，就像那是一件有生命的物件，一个可以与你交谈、与你悲喜与共的挚友。它平淡无奇，它黝暗无光，当它埋在发间，它是美的助手，当它摆放在晨妆台上，它是美的希望，它知道太多的秘密，它隐藏了太多的欲望……

“签名栏中，她是杜洛丽，但是在我的怀里，她是……永远的洛丽塔。

洛丽塔，我的挚爱；

我的生命之光；
我的欲望之火；
我的魂魄……”

透过车窗，那张被血污弄脏了的脸上流露出一种极度绝望后才有的平静的表情。但是当你仔细观察那双眼睛，你就会发现，那是一种何等痛苦与悲伤的眼睛呵——在那近乎失神的瞳孔中，已经找不到一丝的生命之火，有的只是死亡的灰色。也许，这正是他唯一能保留到永远的色彩了。

阳光变得刺目了。单一的天空渐渐有了层次，那是树影的斑驳。光线透过树间的缝隙将地面画成不规则的图案。一阵微风吹过，图案变活了，在地面上摇曳，并将这变幻的花色描上每一个路过这里的不同行人身上，带进每一个睡梦中……

“我的生命中如果没有安妮·贝尔在前，就不会有洛丽塔在后。”

2

1921年，法国戛纳。

一个女孩欢乐的脸。那是一张富于个性的面孔，是使

人看上一眼便永远不会忘记的面孔。青春为她增添了活力，开朗为她描摹了热情，年龄为她奉献了妩媚……

当她穿着白色的衣裙，牵着那条英格兰种的斑点犬，她的双亲跟在她的后面出现在街角时，这张脸便成为一幅永恒的画面，深深地印入了哈恩·伯特的脑海中……

“当年我们俩都是十四岁，怀春少男暑假的经历可以终身留下印记。”

盛夏的骄阳恣意地将大地灼烤着，人们蜂涌来到海边避暑。于是，平日不常见人影的城市变得热闹起来了。但是，小哈恩·伯特却没有被街上川流不息的人群所吸引，他任烈日的暴晒与酷暑的蒸烤，只是静静地坐在街边的长凳上，目不转睛地盯着不远处那迷人的景象。那是使他初涉情欲的灵魂迷失方向的尤物，那是令他心醉痴迷的丽人，那是使他怦然心动的情影……

他第一次懂得了爱与欲的滋味。

那是何等美妙与……痛苦。

当他感到心的狂跳时，他已经忘却了四周的嘈杂与喧嚣，他只是想看着她，永远地看着她。他爱看她的回眸一笑，他爱看她轻捋鬓际的翘指动作，他爱看她专注无他的目光，他还爱看她微扭腰肢的妩媚身条……总之，他爱看她的一切。那是一种美的享受，那种令人陶醉的快感比畅饮陈年葡萄酒后的微醺更使人迷恋。一种要扑过去，将她拥在怀里的冲动在与理智做无声的厮杀，使得哈

恩陷入一种难堪的境地。

安妮·贝尔。

如流溪般从肩上洒落的长发在阳光的映射下发出金色的光芒，仿佛那是用黄金编就的发辮，与天地争辉。一顶轻巧手工编织的草帽略有些向前倾斜地压在她的额头上，于是，她整个脸便被帽沿的阴影所遮盖了，地面上反射的光线将她的脸部的轮廓清晰地勾勒了出来，并在暗部添补了一层柔和的光，使得她那端正的五官融进一片暖色调的光线中，颇有一种圣母的祥和之感。

安妮一家路过这里，因此，他们在哈恩的面前只是片刻的停留，但这瞬间的印象，已经足以改变哈恩的一生了。

当他意识到眼前这一切即将消失时，哈恩急忙站了起来，匆忙提了一下不知什么时候掉了的鞋，追随而去……

“我当时是坐在一家酒店的门口，那间酒店名叫‘密拉那’，是我家开设的。我就是在那个由带插图的书籍、干沙粒、桔子树、友好的狗、海景和微笑的面孔组成的光辉世界里长成了一个快活健壮的男孩。辉煌的‘密拉那’酒店如同一个私人宇宙般地环绕在我的周围，一个在那个外部发光的蓝色大宇宙内部冲洗得发白的小宇宙。从系围裙的洗碗工到穿法兰绒衣服的国王，人人爱我，人人宠我。

安妮·贝尔是一个混血儿，和我一样，在她身上有一半英国血统，一半荷兰血统。由于她的双亲是我姨妈的

老朋友，他们家就住在离‘密拉那’酒店不远的地方，因此，她很快就成为我少年时代某几个月里一位可爱的小女孩。”

哈恩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追上去，更不知道追上去会有什么结果。但是，他的腿似乎并不在意脑袋会有什么指令，只是机械地移动着脚步，跟着那一家人的背影前进。

蓦然，安妮回过头来，露齿一笑，刹那间天地无色，哈恩只觉得眼前的一切都不见了，只剩下那笑容，那白牙略咬的双唇，那风情万种的眼神，那直射心房的爱神之箭……

这就是爱情？

对于哈恩来说，这应该就是吧？

肯定是！

3

戛纳的海滩。

这里是人们避暑的胜地。

烈日下，懒洋洋的海水似乎已经没有活力，一下下地拍打着白色的沙滩。在沙滩上每隔不远就是一间独立的小屋，那是可以租赁的活动遮阳蓬，人们坐在里面，可以观赏大海的风光，又可不必承受烈日的灼烤。

不时有新来的游客，他们多数就是生活在附近的居

民,因此,彼此是熟识的,他们互相打招呼,选择着中意的地方消夏。

……一只盛着水的瓶子略有些倾斜地放在沙滩上,显得有些突兀。当一支管子插进瓶内时,瓶子更斜了,但是由于有插管的支持,瓶子并没有倒下……

插管移向一张清丽的脸庞,水顺着插管一滴滴地滴落,滴入张开的嘴里。

安妮·贝尔。

对于十四岁的她来说,身体的发育似乎显得过于成熟,因此,透过泳装胸部的缝隙,可以清晰地看到隆起的乳房……

哈恩痴迷地盯着眼前这具近乎完美的躯体,他的内心不时涌起阵阵涟漪。那是一种对于异性的渴望,一种模糊的需求,一种青春的躁动,一种无法描摹的感觉……

“……她希望到亚洲某一个贫困的国家当护士,而我则希望当一个大名鼎鼎的侦探。那是一见的钟情,难舍难分的初恋,我们骤然间就陷入了疯狂的,愚笨的和痛苦不堪的境地之中。还得补充一个词:绝望的。因为互相占有的狂热只能借助于在现实中的呼吸与摄取彼此的灵魂与肉体的微粒来平息。我们甚至无法作爱。在那儿,在那软乎乎的沙地上,离大人不过几步之遥,我们只能整个上午仰面躺着,忍受阵发情欲的煎熬。于是,我们只好抓住时空中每一个幸运的机会互相触摸……”

……安妮的手悄悄地向前移动，纤细的手指梦游般地靠近、靠近。接着，她开始轻轻地触摸哈恩裸露的膝盖，那看似漫不经心的动作里却包含着肆意的挑逗。她的动作轻微而富于控制，因此，对哈恩的刺激就显得尤为强烈。显然，她喜欢看到哈恩被挑逗得难于把持的模样，一丝狡黠的笑容浮现在安妮的脸上。如果不是那难于抑制的冲动使得哈恩的眼睛闭了起来的话，他会注意到旁边的同龄人用一种与其年龄不等的成熟在控制着这一切。

……安妮抓起一把细沙，沙粒从她那指缝间漏下去，如同一条山间涓细的瀑布。此时，她又显出一种稚童的天真与专注的神情。

“有时，那些小孩子们形成的屏障给我们提供了一次大好机会，让我们得以彼此轻触对方咸津津的嘴唇。这些短暂的接触激起我们健壮而稚嫩的身体如此之狂热的情欲，以至于就在那冰冷的海水里，我们也仍然互相拉扯着，以平息欲火。”

杂货屋。

那是一间黝暗的、装满多年未曾翻动过的破旧家具、物品，有着潮湿、散发着腐烂气息的石屋。当把屋门打开时，阳光象一束利剑，直射进来，空气中的浮游粒子如同被惊扰了的小虫子一般，随着气流的滚动而上下翻飞……

这里是唯一可以避开人们那可诅咒的监视，尽情宣泄埋藏在内心深处的欲望的地方。但是，当安妮如同在舞台上表演一般将自己的亚麻布长裙轻轻撩起时，哈恩却紧张得有些哆嗦了。他此时更多的竟是……恐惧。

也许是安妮刚来时那慌张的神色惊扰了他？那时的安妮就象一棵枝叶纤细的含羞草，在从房梁上垂下的脏得看不出颜色的帘布映衬下，做撩拨少男的表演。

可以看见她略微发抖的双臂带动得裙裾也在颤动，一束阳光从石屋的缝隙间流泄出来，笼罩在她的头上。只要抬起头来，便可以看到那耀眼的天空，就如同她的亚麻裙下的身体那样赤裸裸的。在这一顶天空下，可以清晰地看到她脸上的每一根线条，犹如是它本身在发射出柔柔的光辉……

是不是那耀眼的肉体迷乱了哈恩的双眸？安妮的双腿修长、健美，带有一种野性的魅力，随着她将长裙的提起，裸露出的部分便更加刺目。在她轻转身体时，阳光扫过白晰的膝盖，带来令人心悸的眩光，然后，那部分又很快地重新隐入黑暗，一切重又恢复了原状。

这瞬间的刺激竟然来自那可爱的、生机勃勃的、微微分开的双腿？当真的确认后，就会为它那无可比拟的诱惑而痛苦，一种想亲手在上面探索它的强烈的冲动刺痛着已经不堪重负的心脏……

或者是安妮那不加掩饰的撩拨的神态与放肆的身形？一旦平日那道貌岸然的过膝长裙脱离了它所保护的躯体时，道德的唯一防线便是那短可及腰的缕空衬裙

了。这样的装束与其说是在遮挡着女人的隐秘，不如说是在撩拨男人的情欲，随着腰肢的轻摆和臀部的扭动，春光乍泄，放射着逼人的热力……

可以肯定，任何一个初涉爱河的怀春少年男女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历程，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景况，都会为之无措。

但是，当这一切已经发生了或正在发生着，接下来的一切都会变得流畅了：随着最后的遮挡物滑落地面的一声轻响，哈恩的目光从片刻的惊愕逐渐变得迷离了。一种梦幻般羞怯的情绪、半是痛苦半是快活地渗入这场孩子的嬉戏之中……

缕空衬裙已飞向哈恩，当他将脸埋向这没有浆过还带着体温的织物时，一股甜丝丝、淡幽幽、带麝香味的香水与体香混合的气息扑面而来。哈恩略一用力，将一段已经开线了的裙裾装饰花边扯了下来，在那一小段花边上，有着安妮的体温和清香——那是他们的信物。

在以后的那些岁月里，这个信物以及安妮·贝尔——那含羞草丛的耀眼的阳光束、那震颤、那火焰、那甘甜、以及那痛苦仍然与哈恩同在。直到24年后，当哈恩从另一个女孩身上找到了她的形象，她的魅惑才被打破。

“几个月后，安妮·贝尔死于伤寒。”

4

对于哈恩来说,那是一个灰色的日子,他不知道今后他如何渡过余下的人生。从他得知这一噩耗一直到数月后的时日里,他木然地坐在屋子里,面对安妮父亲刹时变得衰老的身躯,以泪洗面。

使他尤为痛苦的在于他无法从脑海里摈弃安妮那清丽的形象。那是萦绕在心头的一团火,时时灼痛着他已经破碎的心。那是寒夜里刺目的光,每每欲睡入梦来,他排遣不去,丢弃不开。也许安妮·贝尔之死的打击加深了哈恩对那个梦魇般夏天的挫折感。在他整个冷漠的青春时代,安妮的死对于任何一次爱情的尝试都永远是一个障碍。这是因为他们俩曾在精神和肉体两方面完美地融为一体。那种完美必须最大限度地接近真实、自然天成才能达到,而且它还有现代青年的标准智慧。在安妮死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哈恩感到她的思想悬浮在自己的思想中。

“她的死,把我的心的一部份凝固下来。”

戛纳海滩的黄昏有一种凄婉的美,那是夏天已逝,秋已光临的征兆。在视野极为辽阔的海面上,落日隐在大块的浮云之后,从云的后面,散射出成束的光芒打在云的

上层,光束将这部分点缀得明亮耀眼,给这漂浮不定的浪子抹上了一缕最后的辉煌。此时的太阳显得十分吝啬,它仅仅勾勒出浮云的轮廓,镶嵌出一道不宽的金边,余下的部分便由玫瑰红来渲染了。余下的云因为失去了阳光的直接照射,刹时变得诡异了,厚重的灰褐色点染着云层的下半部分,渐渐向海面垂了下来,仿佛它承受不了这沉重的负担,将多余的云彩融进了大海。然而真正大面积的天空却是苍白中略带蓝灰色的冷调子,那才是美得凄婉之处。

海风劲。

海浪涌上沙滩,又翻滚着退回到原来的地方……

白色的泡沫在变成蓝黑色的海面上格外醒目。似乎大海已经没有夏日骄阳下的温柔与多情,它就像一个多变的女人,迎着天空色彩的变化展示着自己的性格。

哈恩一个人漫步在海滩上。风戏弄着他的衣服,抚摸着他的头发,将他眼角的泪水抹干——

是大海的慰藉,
大海自多情。

“虽然我所爱的少女和我自己的童年早已消逝,但我仍处处寻觅她的影子……”

白色,
那是安妮的裙子。
海水的浪花,

那是安妮身着白色衣裙跳进泛起白色浪花的大海之中。

浪花飞溅……

海水用它的笔将少女的躯体描绘得分毫毕现，白色的纤维里面是肉体的粉红，那是海的杰作……

白色，

那是安妮的帽子。

那是耀眼的阳光。

那是安妮戴着白色帽子在阳光下微笑。

骄阳似火。

在阳光下，妍然的笑靥犹如一朵盛开的花朵……

安妮·贝尔。

“……因为我已经病入膏肓，不能自拔……”

第二章

1

1947年。新英格兰。

火车汽笛长鸣。

一列急驰的火车从山中驶出，沿着英格兰广袤的田野行进。喷出的蒸汽给湛蓝的天空抹上了一道灰白色的痕迹，但是随即它又被微风吹散。就像一只看不见的大手重新为弄脏了的纯净进行修补……

“我或者应该循迹空门，但结果却任教于美国比亚斯利大学。现在，我正打算利用暑假的闲暇去新英格兰某一乡村或一个寂静的小镇，最好那里有榆树，有白色的教堂。同时能靠一个湖边，好洗冷水澡。度过一个用功的夏天。完成我的学术事业——写完一本教科书——为美国学生写《法国文学概览》”

飞转的车轮。

透过车窗，可以看到那是餐车。已经人到中年的哈